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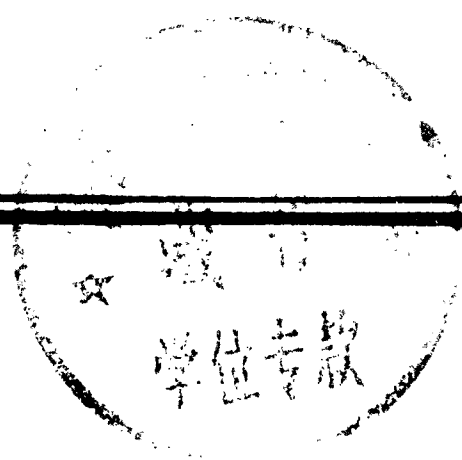
據清宣統元年刊本影印

新疆省

新疆國界圖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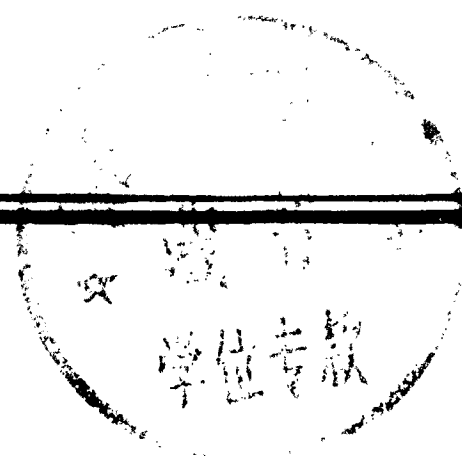
據清宣統元年刊本影印

新疆省

新疆國界圖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新疆圖志
八卷
國界

宣統元年歲次
己酉十月刊行

陶廬叢刻二十三

新疆國界圖志卷一

新城王樹枬

國朝版宇環東北西三面延長萬里多與俄接壤而中俄訂約亦在東西諸國之先康熙雍正間分立界牌東起格爾必齊河至海北至沙賓達巴哈是爲東北界其時關外之界不逾哈密蒙部之界不逾阿爾泰山與今日西界無涉也自乾隆間蕩平天山南北闢地二萬餘里哈布諸部先後內附凡昔日漢唐建牙置戍之所悉歸囊括故曰新疆當日新疆去俄尙遠邊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俄人於伊犁河建闢拔勒城治哈

部中國官吏無過問者咸豐以來海內多故俄人乘隙誘我藩屬進寸謀尺狡啟戎心故咸豐九年因四國構和議及疆事遂約以常駐卡倫爲界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淪失至數千百里而朝廷不知也洎乎同治三年執京城約旨立塔城之約而西界一變同治十年全疆淪陷俄人據我伊犁至光緒七年立中俄改訂之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十年立喀城之約而西界三變因塔城之約而有同治八九年勘界之約因改訂之約而有光緒八九年各段分立界牌之約因喀城之約而有光緒十八九年勘帕界防帕界之事統計前後立約十餘

次而要以三約爲原起三約之中又以塔約爲提綱改訂約爲樞紐喀約爲結束此其大較也 高宗純皇帝

之勘定西陲也大兵追討阿睦爾撒納至哈薩克境於是左右二部內附討霍吉占兄弟至葱嶺巴達克山境於是布魯特東西十五部內附初哈部舊境在齋桑淖爾西北之額爾齊斯河河北流約二百里爲科塔兩城分設卡倫之處稍南爲布昆河右部哈薩克王度夏之處此中俄西北舊界科塔分防於此幾禁俄商蓋當日藩封故壤也

會典額爾齊斯河出新土爾扈特數水合西流瀦爲齋桑淖爾出泊復爲額爾齊斯河西爲布昆河東納輝齊爾河納林

河博羅爾河布魯爾河又北入哈薩克界案布昆河洪圖作布寬河其北多無名小河且作虛綫聯點皆未考查詳確者

其南包沙色

爾圖和賴湖

洪圖薩色
克庫爾湖

沿巴爾喀什湖南岸至湖西南角沿

哈什塔克河

洪圖庫
爾圖河

繞挪滾泊西沿吹河繞特穆爾圖泊

之西南

特穆圖淖爾北即哈界見會典道光間俄
人於淖爾北建威爾尼城見俄遊彙編

轉為正東西橫綫沿

納林河之北天山之頂迤西包納林河包安集延又為

南北綫包和什庫珠克嶺哈拉庫里湖

會典圖塔爾塔什嶺即
嶺哈拉庫里湖伊西爾克

爾湖均在嶺西北原圖無界綫止注明吉布察山西北為霍罕界伊西爾克爾湖所
通之河環抱湖四面河南為巴達克山界湖之北又有一湖曰圖斯庫爾湖支渠交
通西流入霍罕界嶺以東水東流嶺以西水西流案
當年國界雖無定綫要之除霍罕界即為我界無疑又南包喀楚特

即近
譯之

坎巨
堤

是為西南老界過喀楚特又轉為東西綫至呢蟒依

山哈拉哈什河源接西藏界而止

一統輿圖呢蟒依
山係于闐通藏界

當是時諸

藩入貢藩界即國界與卡倫無涉設卡倫所以幾禁商

賈分別遊牧有常設有暫設亦與國界無與迨京城約以常駐卡倫爲界塔約雖力爭而不能得矣竊嘗逆億俄人之敢於陳請者蓋習見我國以卡倫爲界之原因由於驅逐哈薩克之故哈薩克攘竊成風邊徼吏民無不厭苦者乾隆以來准其依卡度冬夏令展卡則驅之卡外不復聞問嘉慶十六年伊犁將軍委員出哈達蘇卡數十里諭解俄人奉旨申飭謂爲界外生事於是以卡外爲界外益不敢聞問我旣視之不甚愛惜彼故據之以肆要求屋隙則風生木朽則蟲蠹孟子所謂自侮自伐者也京約旣定塔約遂莫可如何而哈爾巴哈河

布昆河皆劃於界外其科塔兩處值額爾齊斯河分設之卡又久已不存

西域水道記每歲夏令塔城置輝邁拉湖卡於布倫河西岸科布多置卡於東岸之那瑪嶺間臨河相望

以幾禁俄商案布拉河爲額爾齊斯河所會在齋桑泊之西北那瑪嶺即洪圖之那雷穆嶺

故新界縮至瑪呢圖噶

圖勒幹卡倫之地此西界蹙地之始也竊觀塔約十條其關乎界址者三一自沙賓達巴哈起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止乃烏科之界二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至阿勒坦特布什山止乃塔伊之界三自阿勒坦特布什山起過特克斯河依天山頂至浩罕止乃伊犁喀什噶爾之界其時旣遵京約以常駐卡倫爲界而地圖紅綫又出自俄人之手故損失疆土自額爾齊斯河至

天山無一處不更舊界者同治八九年間於所議烏科之界定立牌博塔城亦依三年界約建立牌博十處自瑪呢圖噶圖勒幹起至哈巴爾蘇止地名較詳於同治三年界約而於界址尙無出入時伊塔均爲賊踞伊犁未及建牌而同治九年俄人乘亂據我伊城延至十年之久於是議交地議改界而界約改訂又從此起光緒四年崇厚使俄議交還伊犁之事俄人要索割特克斯河截天山南北孔道光緒七年命大臣曾紀澤往俄都重議是爲中俄改訂條約蓋同治三年之約統議西北全界之約也光緒七年改訂之約擇段改移之約也今

舉兩約一一比較塔約第一條順大阿勒台山至齋桑
淖爾北又轉而東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第二條由瑪
呢圖噶圖勒幹卡至阿勒坦特布什山改訂約第八條
則由奎屯山過哈喇額爾齊斯河畫一直綫至察汗鄂
博始合塔約舊界塔約第三條順圖爾根河爲界改訂
約第七條則順霍爾果斯河爲界而其第七第八第九
三條遂爲後來各約之所本於是每次修約有明改有
暗侵而失地從茲愈夥矣案改訂約第八條云同治三
年塔城所定界約齋桑淖爾迤東界有未妥應由兩國
大臣會勘於是有大臣升泰光緒九年七月哈巴河上

之約及八月阿拉克别克河口邁克普奇蓋之約總之
改同治三年之曲綫爲直綫由奎屯山過喀喇額爾齊
斯河爲新界迤至察汗鄂博方歸原界而齋桑淖爾左
右膏腴之地悉割去矣此改訂約第八條之結局也其
第七條云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其河入伊犁
河處再過伊犁河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自此往
南循同治三年舊界蓋由別珍島山分界則伊犁河南
北如博羅呼吉爾春濟等卡倫俱劃歸俄境此光緒七
年約明修改者而光緒八年訂伊犁界約云自伊犁西
南那林哈勒噶起至伊犁東北喀爾達坂止共立界牌